

故乡情结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着泪水？
因为我在这块土地爱得深沉！——题记

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……乡愁是一株没有年轮的树，永不老去。”席慕容的一首《乡愁》，撩开我遥远的记忆，故乡便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
记忆里那汪清凉的水。

故乡门前有条小溪，常年不停地奔走，潺潺溪流宛如一首饱含深情的诗，蕴藏着日积月累的故事，娓娓地向人们诉说着。每到夏天，不远处的拱桥上，妇女们在溪边青石上边洗着衣服，边高声聊着天，清脆的笑声和捣衣声敲击着村庄的平静。夕阳西下，我们这群无忧的孩童在溪水里嬉戏摸鱼，就是洗完了澡也久久不愿上岸回家。夜幕降临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，将竹椅、凉床搬到溪边的晒谷场上纳凉。我们围着竹椅、凉席嬉闹，或追逐流萤，或躺在爷爷奶奶怀里听他们讲述动人传说故事。晚风轻拂，星星闪烁，在这诗情画意般的景象里，我们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

割芒扎帚

读中学时，每年暑期，除参加生产队里的义务劳动外，就是割芒花扎笤帚，为下学期挣学费。

我的老家在大山里，四围都是山，近处的山较矮，长有一些树木和荆棘，远处的山又高又大，绵延不绝，大多长着冬茅。

冬茅春天开始抽穗，指头般大小，长得很长，像一支支碧玉箭直刺苍穹。待到盛夏，穗绽花发，初开浅红或殷红色，那散开的须须，像是少数民族姑娘帽子上的流苏，在风中恣意摇曳。艳丽数天，红须渐渐变白，长出满身的白毛，毛中含籽，籽就是芒花的种子。芒籽飞尽，芒花脱落成一杆金黄。远远望去，那无边无际的芒花更像一片金色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波浪相逐。

此时，往往也是割芒花的最佳时候。我们往往会不过早，趁着早晨的阴凉上山割芒花。

芒花的母体是冬茅，冬茅丛生，身上长着狭

陪妻逛街

午饭时，老婆大人就在唠叨。想到中风后的她一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我每天都上班，和她一起散步的时间确实很少，再说内侄的婚期也快到了，是该买套新衣服晒晒心情了。

爱人患病前，我的衣物是她一手添置，只是每次买衣服她都要我一同前往。妻子每次的砍价总会让店主叫苦连天，而我却被一身价廉物美的衣服包装得容光焕发。倘若冬季，一条裤子不经过十几次的试穿是难尽妻子之意。我想，纵然是赶着上台表演的模特，也不及我这么替换频繁。不过今天，是给她买衣服，我权且参考罢了。

摩托车人在车流和人缝中穿梭，转眼来到西湖菜场对面的服装市场，扶妻走过台阶，叫卖声已不绝入耳。我跟在爱人的身后，心想：无论她今天买什么，买多久，我都会奉陪到底。老婆是个很勤俭的内当家，一般买鞋不过50元，购衣不超150。“先买一双鞋吧。”她走进一家39元的鞋店，拿起一双黑色的休闲鞋，却找不到凳子坐下，店主似乎无暇顾及，我们顿时没有了主张，于是走出站站

月亮桥上

村前有一条小溪，溪流入堰口处，有一眼单孔石拱桥，如一弯月亮卧在水面，所以村里人称它又叫月亮桥。村里发生在月亮桥上的故事多如牛毛，但大都如桥下的流水隐隐东流去，悄无声息，唯有西楚和凤娘的爱情故事，至今还在村里人的嘴里碎碎咀嚼。

西楚和凤娘从小一起长大，常去的地方，就是月亮桥。月亮桥上有几块青石板，从南端到北端七块。西楚脚踏一块青石板，凤娘在身后数一下数。汛期，溪水涨到桥眼顶部，西楚和凤娘并肩坐在桥上，双双绾着裤管，赤着双脚在水面上打着水花，看滚滚流水咆哮奔向远方，看落日挂在树枝头。凤娘说，我喜欢看流水、落日、月亮桥。西楚说，我喜欢看你看流水、落日、月亮桥的样子。西楚还说，我变月亮桥，给你看吧！凤娘说，你怎么变呀？你又不是变形金刚。西楚马上爬起来，双

记忆里那山翠绿的竹。

故乡后山是一片竹林。那漫山遍野的竹子如一条绿色的飘带，围绕着村庄，滋润着村庄。夏日的阳光，凶猛地从茂密的竹叶缝里挤进来，想占据最后一片荫凉，却被竹叶无情地分割，碎散一地，点点金光如天上千万颗星星的眼睛，闪烁不定。小时候，常喜欢和伙伴们一起到竹林玩耍。捉迷藏，采蘑菇，掏鸟窝，玩累了，便躺在松软的野草上看阳光在枝叶上跳跃，鸟儿在竹枝上亲昵。或捋下几根竹枝，编织成竹帽，插上几朵小花，戴在头上显得英姿飒爽。如果发现哪根竹杈上有鸟窝，便会如猴子般敏捷的爬上去，有时会掏出一窝子惊喜：是小鸟，便会带回家喂养；是鸟蛋，便拿回家放在鸡窝里孵小鸟，可终究未孵出小鸟。

记忆里那园清香的茶。

故乡后山有一片茶园，春天，茶园四周弥漫着嫩叶的幽幽清香，一排排整齐的茶树，就像一片纯净的绿海，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。清早，人们便踏着晨晖赶往茶山去采茶。我也会挎着小

长的灰色或绿色的叶子，叶子两边有锐利的小齿，一不小心就会割伤你的手和脸，或流血，或冒出几个血珠子，又痛又痒。割芒花，危险很多，最常遇到的是马蜂。有的马蜂窝就做在冬茅杆上，当你刚触动冬茅，成群的马蜂朝你扑来。这时的你需要眼明身快，就地卧倒，一动不动。待马蜂回巢后，再悄然挪动，方保大吉。

我经历过一次特殊的危险，有一次，我独自到一座大山上割芒花，冬茅林很高很高，猛割一阵后，芒花越来越稀少，我想找个高处瞧瞧，看哪个方向的芒花多。正想着，前头有一块大石头，向前伸出很远，我未作任何考虑就爬上石头，朝着石头前端走去。刚走到石块的顶头，石头翻了，我翻落在石坎底下，硕大的石块则擦着我的背和头，翻到了更远处，噼里啪啦朝山下滚过一阵后才停住。我吓得身上冷汗直冒，如果石头底下没有

聂松彬

门口张望。“你们买不买鞋，不买就出去。”见我们不要他的鞋，店主已心有怨言了。妻子正要发作，我拉了她一下，随着人群来到另一家鞋店。女主人很热情地在人缝中递过一把小椅子，还关切地询问妻子的病况，在店主五六次交换鞋款中，爱人终于满意地提走了一双蓝色休闲鞋，我也如释重负。

带着一份灿然的心情，老婆兴致盎然，我俨然保镖般继续尾随其后。又是几经查看、对比、讨价还价，妻子最终以119元和30元的价钱买回一件羊毛衫和一条健美裤。回到家，还没落座的她就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，我一个劲儿地夸不错。赞美的力量不可估量，老婆大人又是一阵心旌荡漾，笑容满面。不是嘛，晚饭是她蹒跚着脚步亲自动手做的，一盘油煎小鲫鱼，一碟炒扁豆再加一碗鸡蛋汤让我吃得津津有味。

温馨和快乐会在平淡的生活中不经意地流过，用心，便会发现，生活是多彩的，而那调色板就在每一个人的手中，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赤壁市杨家岭学校）

脚挪开弯下腰，双手着地说，瞧，我这是不是月亮桥。凤娘拍着小手笑呵呵说，是是是。

从此，凤娘每天放学回家，就能看见西楚四肢着地，拱起腰背立在月亮桥上。一转眼，他们从黄毛小孩长成英俊小伙，漂亮姑娘。西楚还是常拱在月亮桥上，当凤娘的风景。村里风俗都是女的出门打工，男的在家耕种。有一天凤娘对西楚说，我要出去打工，挣了钱回来就嫁给你。西楚说，我在月亮桥上等你。

凤娘出门打工半年，从外面回来的人告诉西楚，凤娘已经找男朋友了，很帅很有钱的，叫西楚不要傻等了。西楚不信，每天黄昏照旧来到月亮桥上，四肢着地，弯腰拱背。他相信，凤娘能看见，走多远，她也能看见。

年底，凤娘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老头。凤娘看见了月亮桥上的西楚，领着老头走过去向他

竹篮，跟在母亲身后，穿梭在绿绿的茶树之间。这时便会听到淳朴清亮的山歌在山间萦绕，四处充满着欢声笑语，连树上的小鸟都忍不住欢叫着……晚上，妇女们就在柔和的灯光下制茶，亮光的灶膛，黑黝黝的铁锅，宽大的手掌一遍遍的翻炒，幽幽的茶香便悄悄地蔓延开来。如果加上茉莉花，那香味便会充盈整个房间，从窗口溢出去，随风飘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记忆里那群纯朴的人。

故乡的人是勤劳、善良、纯朴的。他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，牵着老水牛，扛着犁耙、荷锄，伺弄着几亩薄田，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，与世无争，恬淡简朴。使这座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小村，充满了安定与祥和。

故乡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一人一事，都有我最亲切最温馨的回忆。不论我离开故乡有多远、有多久，故乡都永远留在我们心灵深处那片最纯净的地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通城县隼水小学）

夏康全

一个高坎，让我掉下藏身，我早见了马克思。

上午割芒花，中午便刷芒花，即剥掉包住芒花杆的叶子。待全部剥完了，码成一堆，那也是一道风景：芒须像金丝，芒杆像金条，辉煌一片。

下午，太阳炎热，就在家里扎笤帚。拉把椅子，身子坐直，腿曲躬，芒花放腿上。开扎前，将散放的芒花捆成一小扎一小扎。四小扎扎成一把大笤帚。我家上堂屋，有位老先生，边扎笤帚，边唱自编的歌曲：“扎笤帚，唰唰响，你追我赶大家忙。大腿上，转乾坤，转出佛法心中藏。除污秽，扫尘埃，清洁世界万年长。”

听着歌儿，紧张的劳动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特别是想到笤帚出售，能换回自己下学期读书的学费时，一切危险似乎都忘了，并期待夜晚能快快过去，第二天一早又可赶快上山割芒花。

（作者单位：咸宁市教科院）



鲁敦喜

介绍说，我的东家，也是我的男友……

第二年，西楚破了村里男耕内、女工外的风俗，也进城打工去了，很快也找了一个女朋友带回家。当西楚踏上月亮桥的时候，村里有人跑过来将他拉到一旁悄悄地说，西楚，你怎么能带女人回来呢？凤娘回来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她去年领回的那个老头死了。老头是她的东家不错，但根本不是她的男朋友啊！老头是孤寡人，一辈子没结婚，又患绝症。凤娘为了让老头安心离去，答应他做他最后的新娘。老头临终前将他几百万的财产赠给凤娘，但凤娘转赠给了慈善机构。凤娘回来后，天天望着月亮桥发呆呢！

西楚送走了女朋友。

傍晚，村里人看见月亮桥上多了半轮月，两个半轮月刚好合成一满月。满月里坐着西楚和凤娘。（作者单位：市三环方向机有限公司）

融入诗流

孔帆升

诗的空灵语言，以及它所表达出的意境，还有诗人的率真淳朴，让我时常感动不已。所以，我愿与诗人们交朋友，无拘无束地来往，愿把自己交给好诗淘洗，沉静在诗的滋养中，把诗意带到文章与生活中。

最先接触的诗人是叶文福。那是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在一个不算简陋也不算悠然的餐厅里落座后，六十多岁的叶文福来了。如果不是介绍，看不出他是位患癌症已开刀几年的人，健朗，自信，天真，执着，对生活充满激情。闲谈中，他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纯洁的人，是上帝派来做榜样给人看的，认为自己的诗写得好，他喝酒不喜斯斯文文，不言不语的，喜点儿气氛或高潮。他要把一次性塑料杯换成瓷杯，他说这样可以碰杯，才真叫喝酒。席间有人建议：“我喝一杯酒，请叶老师朗诵一首诗么样？”叶老慨然应允，当即离席，把陋室当大舞台。只见他走到墙角，胸挺起，头微昂，眼凝前方，陷入静思，如同一尊雕塑。突然，他两眼放光，手舞足蹈，大发豪情，激昂地朗诵起自己的名作《火柴》与《钓歌》。那节奏感，那跌宕起伏的情感，引来阵阵掌声。落座后，叶文福百感交集，想起自己苦难的身世，讲起他卑苦的母亲，一桌人不住的抹泪。私下里有人亲切地喊他叶疯子。

还有一次，有幸参加“2008当代先锋诗歌九宫山论坛”，一晚，我走进《汉诗》主编张执浩房间，那里已有几个人坐在床上、凳子上，拿着酒瓶就倒酒喝，下酒菜竟是两包花生，喝白酒的用塑料杯，一饮小半杯，喝啤酒的干脆就直接往嘴里倒。我敬他们，他们回我，不一会就被灌晕了头。由于我年龄略长他们，有人推我为部落首领，我说“那你们都叫我村长吧”。不过，这村长也就当了十几分钟，很尴尬，很弱势，很快就被酒与诗气醉晕。他们既不透露各自耕耘之技，也没汇报收成怎么样，却走来走去，插话不断，只劝村长酒。想想，至少该有一个女农民来关心关心俺吧，可是喝穿肠汤也不见秋波，他们真真没把豆包当干粮哪！幸有武汉科技大学的孙君恒教授，一下山就给我发来“妹妹儿”，问候村长辛苦啦。

北京奥运会闭幕那晚，是诗歌论坛最后一夜。十一点，我请诗人们宵夜，谢克强、车延高、董宏猷、田禾、张执浩、哨兵、阿毛等30余人参加了。简单的三张大桌拼成个大圆圈，几个山菜腾着热情的野香，伴着碰杯声、笑声、歌声、起哄声一次次倾泄。有多人席上朗诵自己的诗歌，车延高书记也即兴朗诵《渴望眼睛与眼睛摔跤》，在这里他没有长官的威严，只有随和亲切与调侃娱乐。接着，董宏猷建议搞表演节目，玩一种最简单的接龙游戏：说西瓜大，即以双手比小，说西瓜小，就用手比大，谁反应迟了，错了，就罚酒或表演。到我这里两次过不了关，酒是喝不得了，可也饶不了啦！于是只好借着酒劲大胆说了一个比较黄的段子《蜂蜜的故事》，引得稀落的鼓掌，还有人拍屁股，几个腼腆女士也羞涩地发出了嘻嘻哈哈的笑声。有人戏说这是绝版笑话，可申请专利的。董宏猷以筷击碗打节拍演唱民歌，嗓音浑厚、悠远、甜美，把人带到遥远辽阔的乡野。我说他胡子千金难买，歌声甜美，一个大汉却很谦和，温软得如同观音。几位女诗人在公众场合比较拘谨，轮到她们表演，不是推托，就是应付地读一首诗，毕竟没有男人野。

诗人笑称自己是疯子，看他们举止也并不怎的疯，我倒是觉得自己醉得有些疯疯颠颠的。而他们兴许只是在特定时刻，借了诗神酒神在情感上、思想上疯吧。大概诗人在娱乐时是“人来疯”，独处时一定是饱蘸孤寂痴想的哲人。（作者单位：通山县委党校）